

尼克森的政治賭注

陳紹賢

壹

七月十五日華府和北平同時宣布，尼克森總統將於明年五月以前訪問中國大陸。此消息傳出之初，有人非常驚異地說，那是「政治地震」或「政治風暴」。其實這種事件的發生，有其長遠的背景，並非突而其來的。

尼克森早年反共的事蹟，如一九四八年表現於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調查希斯（Alger Hiss）共謀案，他的忠勇勤謹，排除萬難，終獲真相大白，受舉世愛好自由人士的讚揚。一九六二年他的「六個危機」（Six Crises）一書問世，其中一再地寫道：「如果沒有爲着希斯案，我或許已是美國總統了。但是，均等地說，假如沒有爲着該案，我也許沒有當過副總統和總統候選人。」（註一）由此可見他是多麼重視他的這段反共史實。

一九六零年尼氏競選總統時，他的反共立場更加明顯。他與民主黨候選人甘迺迪的電視辯論，關於美國應否協防金馬問題，他與甘氏持正反對抗的主張。這種往事，留在中國人的印象猶新。

尼氏會自稱他是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在這點上，他確有自知之明，所以他的政治主張每隨客觀情勢而轉變。一九六五年起，美國受越戰的困擾，影響到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的失常。加以國際共謀乘機滲透，使得反戰、反法律、反秩序、反一切既成制度的運動，層出不窮。而且這些運動每操縱於親共或怕共的大眾傳播機構之手，造成種種對共姑息，對外孤立的歪風。尼氏爲着一九六八年的總統競選，需要迎合這種逆流，於是開始改變他的反共立場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他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的「越戰以後之亞洲」一

尼克森的政治賭注

文，其中主張從長遠看，美國應使中共「改變」——放棄對外擴張，從事解決內部問題，進而參加「國際家庭」。（註二）

次年，尼氏在競選期間，曾對作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發表談話。據白氏所紀錄的是：「尼克森說，如果他當選總統，他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嘗試與共產中國接觸，期與它獲致了解。假如在此十年或十五年中，共產中國不參加世界事務，這個世界將不可能有所作爲了。」（註三）

尼氏就任總統以來，屢次聲明願與中共改善關係，期望它能脫離孤立的境地，參加國際的社會。如表達於去年和今年的世局咨文，他的這種意圖越來越見明顯。爲此目的，華府繼續對中共作旅行和貿易的片面示惠，甚至尼氏會公開表明，他有意訪問北平，并間接或直接地透過美國親共記者史諾（Edgar Snow）、羅馬尼亞總統西奧塞斯古（Nicolae Ceausescu）和巴基斯坦總統雅亞汗（Yahya Khan）等暗中拉線，促成季辛吉密訪北平，而有此次尼氏將「應邀」訪問的宣告。

像這樣醞釀已久，由來有自的事件，怎能視作突發的「政治地震」或「政治風暴」呢？美國政論家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認爲尼氏北平之行是他的一種「政治賭注」（A Political Stake），似較了解其內情。可惜布氏在美國「新聞周刊」發表的那篇短文不能闡明他的這種看法。（註四）

貳

美國總統決定從事這種政治賭博，原因何在？這可從幾方面來觀察。

一、美國經濟危機的存在——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的困擾，國際收支逆差的增加。中南半島戰費負擔沉重，在越美軍士氣低落，紀律敗壞，吸毒變

延。這些事實助長其國內厭戰情緒之瀰漫。華府視結束越戰為當務之急，有求於毛共對北越施用影響力，促使他們認真談和。證諸華府對越共阮氏平七月一日提出的「七點和平建議」，迄未正式答復，似可了解其有待於尼、周的北平會談。

二、毛共受蘇俄的軍事威脅，不得不向民主國家實施笑臉外交，期能改善它的國際環境。尼氏由於西奧塞斯古等的疏通，認為此際是與毛共談「交易」的適當時機。——周恩來會迭次聲明中共「不是超級大國」。這種話的作用，除為利便在中小國家作統戰活動外，就是暗示美國要與之和緩關係，必須付出經濟和技術的代價。尼克森七月六日在堪薩斯市（Kansas City, Mo.）對中西部十三州的報紙和廣播界領袖們發表的演說，對周恩來的這種暗示，似已作默許的表示了。（註五）

三、尼氏為爭取其國內反戰派，姑息主義派，尤其是明年首次有選舉權的大批左傾青年的支持，以確保其競選連任的勝利，需要在對中共關係上採取更左的行動，以壓倒民主黨競選人的聲勢，所以不惜打破國際慣例，將以大國元首的身份屈向北平頭目「求和」。此舉以常理論，當為文明社會所不齒。但是美國參議院突變其屢與尼克森政策相左的作風，而於八月二日通過決議案，讚許他將訪問北平，「是有助於和平的傑出行動。」此項決議，可能一時增強尼氏政治賭注的信心——北平之行如有成就，明年大選可操勝券。屆時被推崇為美國特出的「和平總統」，超越了他的幾位前任，那是何等的光榮！

叁

基於上述幾種原因的觀察，不難了解尼氏北平之行的目的，純出於一廂情願。由此也可了解此項訪問「公告」說是「應邀」，實際上是出於尼氏的主動要求。周恩來會公開說穿此點。（註六）而且史諾曾報導毛澤東說，像尼克森那樣的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右派份子也可准許前來訪問，因為目前「中」美的問題，勢需和他解決，不論他以觀光客或總統身份前來。（註七）這是多麼輕蔑的語氣。儘管如此，尼氏還是透過西奧塞斯古等取得北平的此項同意。可見他的這種「一廂情願」早已根深蒂固了。他為維護這種情願，而防止發生意外，且已下令停止對中國大陸的空中偵察，甚至對聯邦調查局長

胡佛（Edgar Hoover）在「海外作戰退役軍人協會」雜誌發表的「籠罩美國的毛澤東紅色陰影」一文，也禁止其印行小冊。

因此之故，在今後數月內，如果國際間無何重大變故，或雙方在渥大華的密談不發生嚴重故障，則尼氏的訪問成行。那麼，他們將可能談判些什麼問題呢？

當尼克森「應邀」訪問的消息發表時，中國大陸與美國國內的反應冷熱絕對懸殊。據國際前鋒論壇報駐紐約記者沙納（William Shannon）報導，美國報紙把這消息作為頭條大新聞，對其將來的發展充滿樂觀，對尼克森表示熱烈的祝賀。但在北平的這項新聞，只見於一家黨報的七行紀載。同時在各報紙和廣播發表的，却是給予美國一些新的惡罵。（註八）該記者所述的北平情形顯然是根據紐約時報副社長雷斯頓（James Reston）從北平發出的電訊。（註九）

七月十九日，周恩來對在北平訪問的「關心亞洲事務學人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學生團發表談話。該團回美經香港時，發表該談話的副本。綜合七月廿九日倫敦泰晤士報和八月九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的紀載，該談話有這些要點：尼克森來訪問時，首須解決的是美軍撤離中南半島問題，這比台灣和「中」美關係正常化更為重要；要正常化，須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台灣是內政事務，不容外力干涉；「台灣地位未定」是謬論；反對「兩個中國」，若此情勢存在，決不進聯合國；反對台獨運動；美軍應退出台灣和台海；反對美國此護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美軍撤離南韓，談判解決韓國問題。（註十）周恩來的這番談話，給予那些狂熱的美國人不至是冷水澆背。但是，華府當局故作鎮靜。尼克森特於八月四日召開臨時記者會於白宮，關於解答計劃訪問北平的問題，他強調地說：不可對未來會談的進展，隨便揣測；美國并無期望這些會談將會解決雙方所有的歧見。他并表明希望能打開談判之門，尋求不能和解的癥結所在，從而找出和解的途徑，探求與對方達成一項協議的可能性。（註十一）這已是降低姿態的表示了。

肆

尼氏如此降低姿態，除由於周恩來談話的玩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受

了美國內外情勢的影響。

美國國內對尼氏此種政治賭博的反應，毀譽互見。但是，提出反對或忠告的呼聲，每出諸一班中流砥柱者的諍言議論。如參議員陶華(John Tower)，巴克萊(James Buckley)，杜米尼克(Peter Dominick)等，衆議員施密茲(John Schmitz)，克雷恩(Philip Crane)，羅梭洛(John Roussetot)等，文教界領袖米契爾(Frank Michael)，毛里斯(Robert Morris)，顧貝克(Anthony Kubek)，伊雅斯(James Eayers)，巴克萊(William Buckley, Jr.)，雷斯金(Allen Ryskind)，赫里根(Anthony Harrigan)，麥卡弗黎(Mc Caffrey)，魯沙爾(William Rusher)，貝爾(Jeffrey Bell)等，宗教領袖麥堅泰(Rev. Carl Mc Intire)，奚德(Rev. David Head)等，社會賢達印特辛(Walt Hintzen)，溫特爾(Thomas Winter)，提格(Randal Teague)，馬洪尼(Daniel Mahoney)，梅耶(Frank Meyer)，羅巨布(William Loeb)，柯克蘭(Thomas Corcoran)等，中國問題專家周以德(Walter Judd)，蕭布努(Bruno Shaw)等，勞工聯盟主席閔尼(George Meany)和該盟執行委員會廿四位委員(全體廿九位)也都是尼克森此舉的忠實反對者。

來自這幾方面的反對輿論，除少數也涉及美國內政問題者外，大都認為尼氏此舉是昧於毛共侵略的本質，受其權術的愚弄；有背離盟友，自陷孤立的危險。如果不及早警覺，會導致改變世界權力均衡的危機，甚至造成「亞洲慕尼黑」的悲劇！

伍

近月餘來，國際間對尼氏將訪北平的反應，已顯現亞洲權力均衡變動的端倪。

蘇俄的報刊，如眞理報、文學報和新時代周刊等都曾發表言論，抨擊或指責尼克森拉攏中共。蘇俄官方則迄今保持緘默，但已採取行動上的反應：

一、曾從事華府與北平間祕密拉線的西奧塞斯古未出席八月二日起在克里米亞(Crimea)舉行的蘇俄集團高峯會議，而會議中討論了美國與毛共的關係問題。國際間有認爲這是蘇俄整肅西氏的開端。又據倫敦每日郵報八

月十一日報導，蘇俄恫嚇羅馬尼亞若不遵行克宮路線，協助進行在保加利亞的軍事演習，則西奧塞斯古將喪失其地位。目前羅國已採取警備措施，預防俄軍入侵。

二、更重要的是俄、印具有共同防禦性的友好合作條約之簽訂，這是蘇俄對美國冷戰及對毛共準熱戰的一種勝利。印度方面，在過去兩年餘中未敢接受蘇俄此項締約的建議，如今斷然爲之。尼克森的權術外交，利用巴基斯坦搭上毛共，使新德里實際上放棄了中立政策，實迫處此。

日本也是受害的一個國家。華府改變對毛共政策，事前不與東京諮商。此種行爲已使日人懷疑美日安保條約的效力。日本各反對黨派要求佐藤首相引咎辭職，此舉對佐藤政府的打擊，有利於毛共在日的統戰活動。毛共強調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旨在壓制日本不能成爲「政治大國」。美、毛如有妥協，日本受毛共的威脅必更嚴重。佐藤爲防患未然，已決定派前外相現任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小坂善太郎訪俄，似爲他將親自訪俄作些部署。如果日、俄間達成某種政治交易，則繼印、俄條約之後，亞洲的現有均勢必起變化。

北越對尼克森訪問北平的公告，初感憤慨，而由河內「人民日報」發表長篇社論，表達強烈反對的立場。迨周恩來先後聲明，越戰須依七月一日越共提出的「七點和平建議」尋求解決；中共將不會在任何方式下調停越戰，並將繼續反對美軍拖延完全撤離；否認澳洲工黨領袖惠特藍(Gough Whitlam)所傳中共主張召開新日內瓦會議之說。於是河內才鎮靜下來，但其親俄派的活動又佔上風了。

綜觀周恩來七月十九日發表的與美談判「原則」，尤其是支持越共的七點建議；美國內部反對尼克森的權術外交，尤其是擁有千餘萬會員的勞工聯盟有不支持尼氏連任的跡象；加以印、俄締約及日本企圖打開出路；那麼，除非突有奇蹟出現，尼氏北平之行的目的難免落空，而其帶來的災害，實在不堪設想了。

我政府已嚴重抗議尼克森的這種舉措。我們希望他能「懸崖勒馬」，這不僅是爲着我國切身的利害關係，也爲着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同時尤其是爲美國今後安危的取捨着想。本月六日，美國著有權威的公正日報——曼徹斯特工會領袖報(Union Leader, Manchester, N. H.)的社論說：「本報認爲尼克森總統計劃訪問中共及對中共改變政策，是不道德的、粗鄙的

狂妄行爲，對美國的生計充滿危險。」(註十二)願會聲明立志求下一代和平的尼克森先生三復斯言！ 六十年八月廿六日完稿

註一 Richard Nixon, *Six Crises*, P. 70

註二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Oct., 1967

註三 Theodore White, *The Man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 *Excerpt*, *Life*, Aug. 4, 1969, P. 52

註四 Enigntew Brzezinski, *Substance and Style*, *Newsweek*, Aug. 9, 1971 P. 56

註五 The Speech Chou Read Before Kissinger Did,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2, 1971, PP. 46-47

註六 Chou Says Nixon Took Initiative, *Int'l Herald Tribune*, July 20, 1971 P. 1

註七 *Life*, April 30, 1971

註八 William Shannon, *The China Euphoria*, *Int'l Herald Tribune*, July 23, 1971

註九 James Reston, Nixon's "China" Trip, *Ditto*, July 19, 1971

註十 Chou Speaks Up for Nixon, *The Times*, London, July 29, 1971;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9, 1971, P. 22

註十一 *Transcripts of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New York Times*, Aug. 5, 1971, P. 18M.

註十二 *Time*, *The Right Wing V. Nixon*, Aug. 16, 1971, P. 22

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的影響

羅石圃

一 尼克森企圖訪匪的背景

越南之戰，是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耗費最多的一場戰爭。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於今年七月十日公佈的研究統計報告數字：

(一)美軍軍費：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中期，已耗費一千一百九十七億美元。

(二)福利及撫卹金：為支付到一九七〇年底曾在越南服役的三百四十萬退役官兵福利金，以及陣亡將士遺屬撫卹金，在未來一百年期間，最低仍需支付六百億美元。

(三)美軍飛機損失：截至一九七二年三月，被毀的有翼飛機計共三千二百八十四架，直昇機四千三百一十八架，總值五十七億美元。

(四)經援：對越南、寮國、高棉的經援，共達卅五億美元。

(五)美軍傷亡：截至一九七一年二月，陣亡人數，為四萬四千六百一十

名，受傷人數，為二十九萬五千五百零六名；另有九千三百零五名美軍死亡，是出于「非戰爭性」原因——包括疾病與意外。(註一)

由此，可見越戰的延續，祇有加深金元王國的經濟危機，使納稅人負擔加重，兵員傷亡數字迭增，形成及齡青年千方百計逃避兵役，以致「反越戰」口號一經喊出，所有企圖避免征召的青年及減輕納稅負擔的商人，無不羣起響應，加上姑息主義者與討好選民的議員推波助瀾，更促使「反越戰」暴亂風起雲湧，使華府在忙于招架越南戰場共軍的攻擊而外，更須應付國內的反戰示威暴行。

民主黨是由于在越南戰不能勝，和又不成的情況下失去政權，尼克森是以光榮結束越戰自任而入主白宮，然而「越戰越化」政策的完成既需要相當時日，由蘇俄在幕後促成的巴黎和談又祇是空費唇舌，莫斯科既將阻撓和談的責任完全推到北平，以致美國反越戰份子在不待的情況下，認為祇有華府主動改善對匪關係，方可結束印支戰爭。尼克森明知這一場戰爭是由北平經河內加工輸出，但環顧國內情勢，既不能容許他採取當年杜勒斯所擬的東